

邵大箴 (主编)

2010—2011年中国画艺术年鉴

汇集画家访谈 随笔

画评五十万余字

中国画作品近三千幅

10
11

2010
2011

中国画
艺术年鉴



2010—2011年
中国年鉴
艺术年

王犁

1970年生于浙江淳安。1996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专业；2001年至2002年参加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进修班学习。1997年12月至2004年9月任教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美术系。2009年9月从尉晓榕先生读艺术硕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教师。

年度纪事

2011年

一月一日参加烟台宇辰美术馆「无境——当代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无境——当代青年艺术家丛书」首发式。同日有作品参加养墨堂在扬州博物馆举办的「和而不同——中国画邀请展」。

三月五日帮助整理浙江美术馆约翁捐赠展作品。

三月十三日与久一、心明、章耀、云雷、任慧萍、顾纲等拜访海上耆宿周退密先生。

三月十八日陪浙江美术馆尹舒拉、陈纬等与约翁女儿朱纓、女婿张臻力，交接「朱豹卿捐赠展」作品。

四月七日陪浙江美术馆马锋辉、尹舒拉、陈纬去浙江中医院送由浙江美术馆颁发的「朱豹卿作品捐赠证书」。

四月三十日「朱豹卿先生作品捐赠展」开幕，及「朱豹卿先生作品座谈会」帮忙。刘彦湖偕夫人、杭春晓、栗强来杭参加约翁作品捐赠活动。

四月二十六日陪贾世林看完「朱豹卿先生捐赠作品展」后，去浙江中医院看望约翁。

六月三日参加艺术硕士毕业答辩和毕业创作展。

六月二十六日参加萧山「任伯年艺术研究院」成立活动。

七月十六日约翁过世，19日追悼会见约翁生前诸友好，有挽联「一豹寻山去，余卿冷墨香」印象深刻。

在家看书消夏。

八月十五日参加烟台宇辰美术馆举办「宇辰水墨邀请展」，并参与宇辰画院活动。

九月三日参加北京国家画院美术馆「永旭宏明——第一回中国画邀请展」。

七月参加北京国粹美术馆举办的「叠加与互现——现代艺术邀请展」，顺道过济南拜访刘明波、党震、刘琦，写《济南两日》发表在《美术报》（2012年一月七日）副刊。写《排岭的天空》怀念自己的「八十年代」。

多伦多《北美时报》（2011年九月二十三日）刊发「王犁水墨画欣赏」专版。

十月带学生去浙南松阳写生，编辑即将在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画室探访——从身体的废墟出发》。

二月参加知乐堂组织「饶州行」，写《从徽州到饶州》一文。

三月参与《美术观察》组织的「反思当代美术教育」的讨论，提交《现在的大学该怎么读？》一文，刊发在《美术观察》第二期。

三月上海徐汇艺术馆举办「身体意象——2011当代水墨邀请展」，参加开幕式「对话：水墨的当代身份」活动。开幕式上由黄剑兄介绍第一次见陆灏、顾村言。

三月作品参加「竹海研墨——新浙派中国画邀请展」。

懒得去死

文 / 王犁

对死亡和思考，或多或少从有记忆的年龄就有。儿时的自己，知道人总是要死的时候，会在睡前产生对未来遥远的恐慌，会有一种莫名的追问，到那个时候怎么办？三五岁的自己，往往是岁末的冬天，在乡村温暖的棉被里，冷不丁会问一声身边忙了一天的外婆，从恐慌到恐惧，想累了，慢慢睡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无暇顾及对死亡的恐慌，反而偶然会无故触及到活着的意义或者无意义。这几年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老人过世，让自己突然感受到生与死的距离。虽然是师生，有时温暖得像朋友。先是师母发现得肺癌，自己是医生，也不愿意承认，很坚强，不愿意与旁人提起自己的身体状况，仍然料理着老人的日常生活，整天风风火火的忙个没完，直到最后还在电话里说自己没问题。其实，在师母没有检查出病前，老人就说起自己比师母年龄大多了，肯定会先走，自己先走了，留下她一个人怎么办？沉默了一会儿，说子女会很孝顺。最后是老伴比自己先走，师母过世后老人很失落，没有心思画画，看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看一些小说，记得老人合起陈忠实的《白鹿原》后，告诉我很好看；过段时间又在看姜戎的《狼图腾》，说感受到原始的

力量。这样两三年，老人又查出心血管钙化完全堵塞、胃癌等病，每次住院，我去看他，都会聊到出院后要动脑筋接着怎么画！从师母过世，陪老人送老伴上山，到去年送老人上山。我有意看了看我们的墓园，墓地是师母查出有问题时，两位老人自己选的，朝北的山坡，起伏如太师椅，估计符合风水一说，墓园外松青竹翠，天朗气清，视域很开阔，应该是老人喜欢的理由。当我看到一色粗糙的水泥和难看的大理石层层包裹，内心难免有点难过。

最早了解西方人的墓园，是看高莽写俄罗斯名人墓葬，去彼得堡和莫斯科，有意沿着高莽的足迹，去了几处墓园，走近那些伟大心灵的最终归宿地，哪怕在边上静悄悄地站上一小会儿，仿佛接近了这个民族伟大的灵魂。

有一年，短时间在巴黎逗留，我与心明兄让导游在地图上，圈出蒙马特和拉雪兹神父公墓，以及回来聚会的地点，离开了购物的队伍，冒然打车前往。蒙马特在巴黎的正北，拉雪兹在巴黎老城区的东面，不是太远。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对于拉雪兹公墓的最早信息，是初中历史课本上巴黎公社浮雕，后来慢慢知道其实也是一处著名的名人墓园。以前在城市的边缘，随着

城市的发展，成了城市中一片绿洲。当时，巴黎的市政厅缺少了点中国城市领导者的气魄，也没有为了“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发展城市建设把它拆迁掉。四周再繁华的都市，走进墓园，古木参天，暗幽幽的别有洞天，有四季常绿的柏树，也有高大的落叶林，各种各样造型的墓葬比邻而建，时有一群人围着一座墓瞻仰，想来又是一位伟大人物灵魂的安息地。由于标注的都是法文，英文也不认识几颗的我俩，只有一阵瞎逛，每一座墓葬都值得我们安静的端详，或许只有认真地面面对死，才会好好地生。

鲁迅先生离开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教时，有一张在坟前的留影。先生长衫覆身，安静的依靠在坟前，这时期编辑的杂文集叫《坟》，不知道是否与这张照片有关，文集后的那篇“写在《坟》的后面”流露些先生的态度。川端康成“临终的眼”，究竟是临终面对死亡的眼，还是临终面对生命的眼。看电影《入殓师》，日本人对死者的认真，甚至让生者感受到死亡的美来，真是只有这个樱花的国度，面对转瞬即逝的生命，才能发出这样刻骨铭心而又如花瓣落地般宁静的表达。

有一年带学生毕业考察去敦煌，傍晚学生陆续回城，自己就住在莫高窟停车场边的旅馆，晚餐后在三危山下散步，突然，想起书上读到常书鸿先生晚年北京过世后，要求埋在工作了一辈子的莫高窟，就爬上了不高的三危山寻访，沙石间为莫高窟奉献一生的敦煌人，像生前一样比邻而居，中间有一座特别高大的坟，想来是常书鸿先生的灵魂歇息地。真不知道为常书鸿先生建这座墓的设计者或者他的家人怎么想，让一位为追求



王犁 暮归图 69cm×35cm 纸本设色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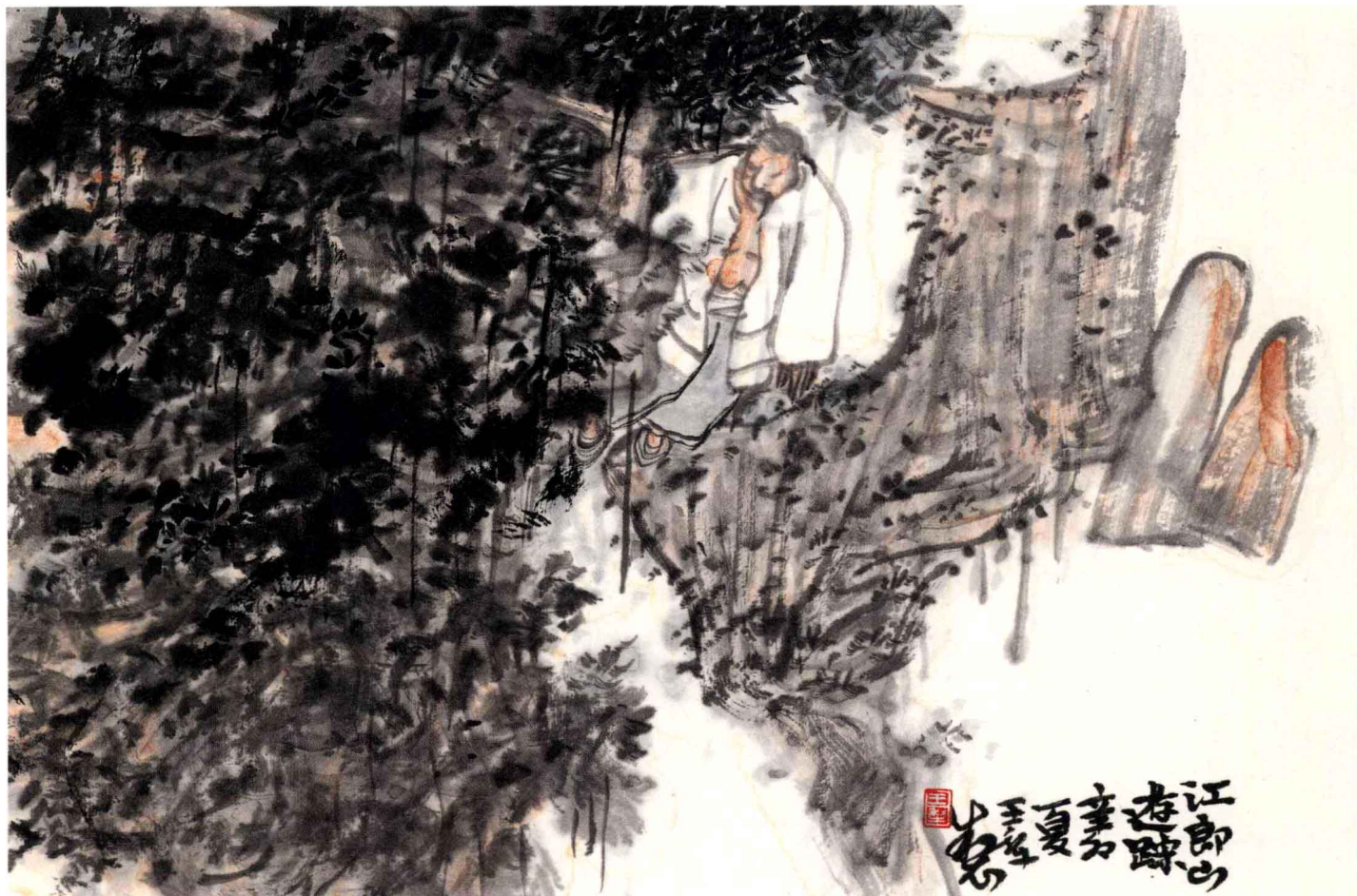


王犁与友人影像三帧

美奉献一辈子生命的灵魂安息在如此难看的坟墓里。为了表现入住人物的重要，建得特别高大，在边上安息的同行，除了沙丘就是片石上镌刻着逝者的姓名和时间，如此朴素无华，更把常书鸿先生的栖居衬托得像一座财主的土庙，还带一些世俗的等级观念。

或许世俗的等级观念也是一种传统。中国除了庙堂之高的皇家陵园或者小几号公卿将相的墓葬外，是否有百姓的墓葬审美。小时候，外婆总用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村里的鬼故事吸引或者恐吓我，甚至还可以说出发生在村里的那个沟沟壑壑，让自己经过哪里时又是好奇又是害怕！夏夜晚上远处飘忽的光光点点，不时证明外婆故事的真实。外公过世的早，我还常梦到自己从外公处借来母亲给他买菜的钱，被我用来买连环画，一直没有还过。外婆是我大学毕业后过世的，当时与几个朋友在天台国清寺。老人过世后回老家的机会就少了，但每一次回去，都会到外公外婆的坟上看看，跟老人开开玩笑，舅妈总会在一边笑，这么大了，还像小的时候一样。老人的坟在老家千岛湖边农村的村头，山清水秀，一侧悬崖下就是湖水，前面是塔山，塔山外还有更开阔的湖面。当时还是土葬，农村石块不要钱，水泥反而要买。基本用石块垒起的坟面，少量用了一点水泥粘合，新葬坟的黄土上，还会用白石灰写上一个“土”字，大概是入土为安的意思吧。

自己家老人的过世，没有引起太大的触动，因为很小看他们已经很老，最后的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规律。倒是这几年经常来往的老人，这么快逝去，从活生生的聊天、请教问题，到就这样



王犁 江郎山纪游 23cm × 35cm 纸本设色 2011

没有了，完了装进一个盒子，埋在没完没了粗糙水泥和大理石连成一片所谓墓地。我会想，多么精致的一颗灵魂怎么就埋在这么粗糙的水泥里面，而且糊的满满当当，除了水泥还是水泥，难道就不能留点泥土，种上点草，让灵魂可以呼吸！每次想到墓园，就会插入塞班岛二战美军墓地的片段，一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兵来缅怀早逝的战友，虽然名字只记录在阵亡将士名录上，看到草地上连绵的白色十字架，蓝天、白云、阳光、海风，干干净净的特别透气，总会告诉旁观者死的价值和生的意义。再回到我们的墓园，除了水泥还是水泥，留一点泥土，种一点草，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是我们的社会或者活着的人们对死者缺少细心，对于家属来说又缺少选择的余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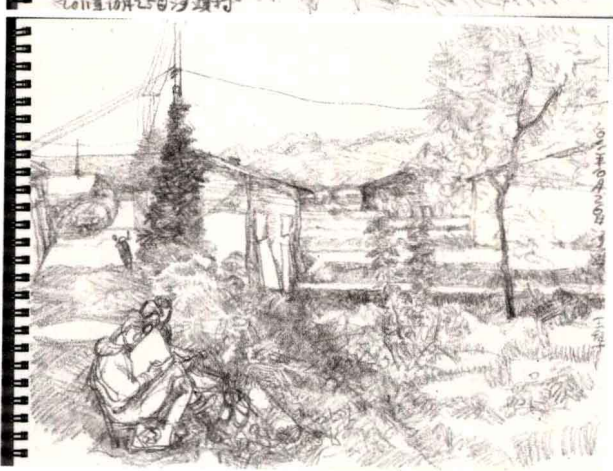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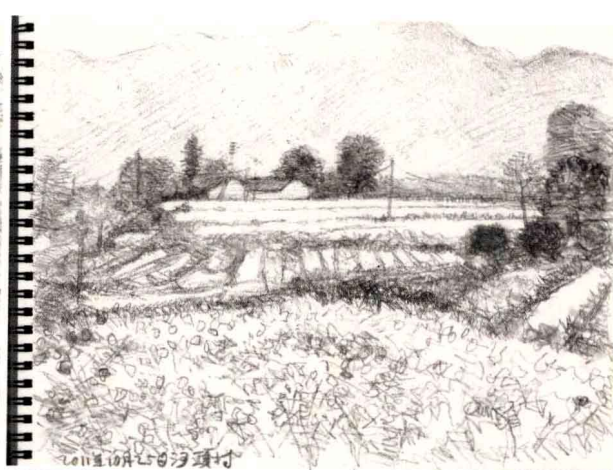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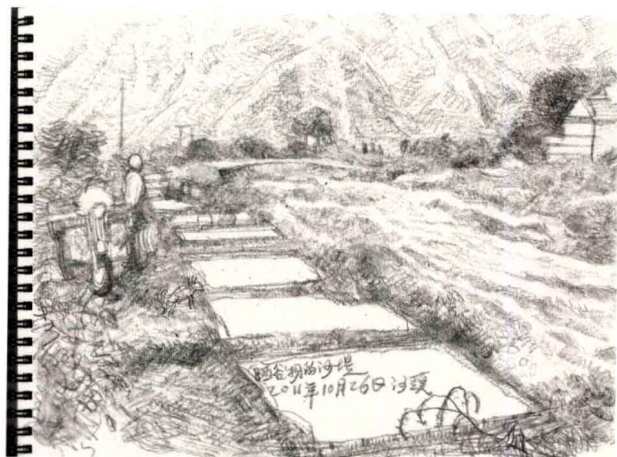
着这无尽的水泥，有时会生气的冒出一句：“懒得去死！”唉！这个年头，粗糙的让人对死都没有信心。

除了庙堂陵园公卿墓葬以外，我们是否有百姓的墓葬审美？倒是老家农村买不起水泥，为了节约开支，用石块垒砌的墓面和坟堂，来得让人欣慰！要么像林风眠先生那样，把自己和植物园花房的泥混合在一起，让自己灵魂与花朵植物一起继续生长。

2012年3月9日兴坞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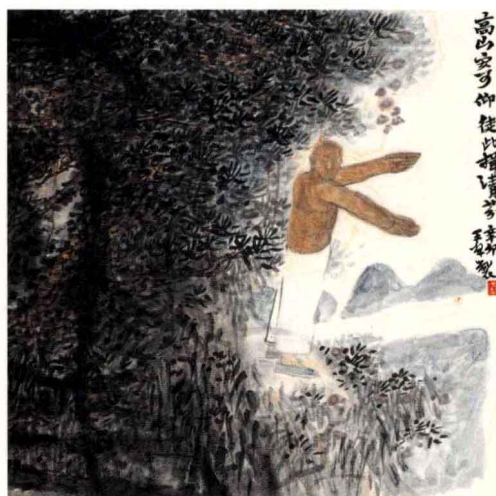






速写稿×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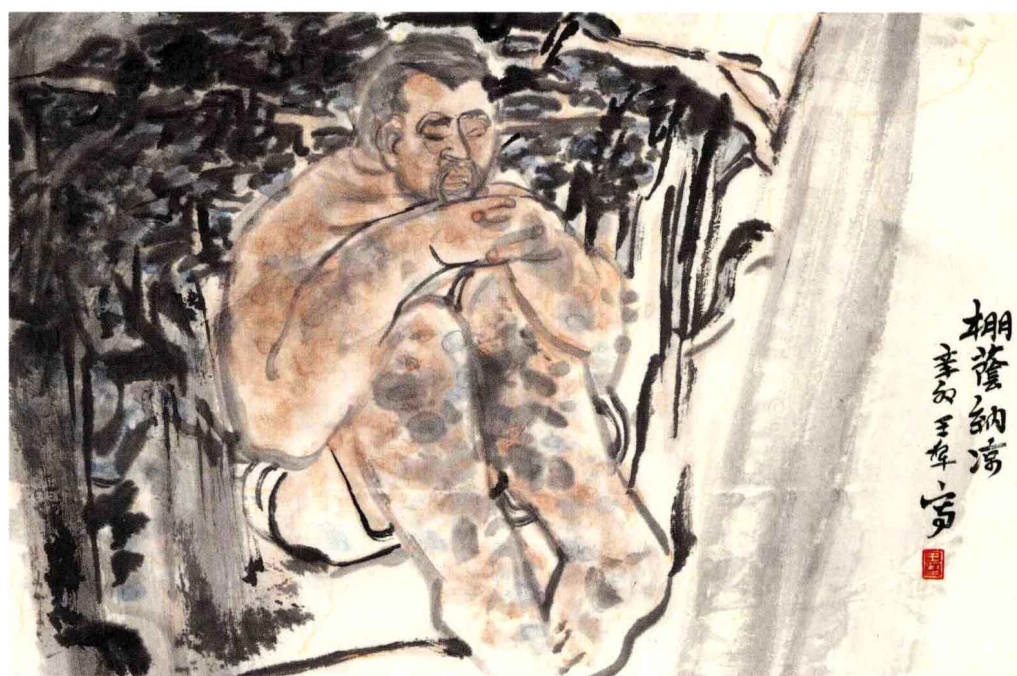


王犁 逍遥溪 35cm×35cm 纸本设色 2011 [上左]

王犁 微风穿过绿叶 35cm×35cm 纸本设色 2011 [上右]

王犁 纳凉 35cm×35cm 纸本设色 2011 [下左]

王犁 高山可仰 35cm×35cm 纸本设色 2011 [下右]



王犁 納涼 35cm × 35cm 紙本設色 2010 [上]
王犁 棚蔭納涼 23cm × 35cm 紙本設色 2011 [下]





2010—2011年
中国画
艺术年鉴

张明弘

1971年生于山东章丘。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2010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从刘进安先生,获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水墨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北京宋佳艺术学校特聘教授。

年度纪事

2010年

- 5月13日——5月16日 【心象·张明弘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
- 5月25日——5月27日 【心象·张明弘现代水墨作品展】, 济南, 山东省美术馆。
- 5月28日——6月3日 【心象·张明弘现代水墨作品展】, 济南, F&M艺术空间。
- 6月6日——6月25日 【心象·张明弘现代水墨作品展】, 青岛, 锦纶艺术馆。
- 11月6日 作品参加【图像叙事·新一代水墨系列邀请展第一回】, 天津, 九思国际艺术空间。
- 12月8日 作品参加【情景高碑店·当代艺术家邀请展】, 北京, 世尊名苑艺术会馆。

2011年

- 4月17日 作品参加【刘进安现代水墨工作室「首师水墨」主题展】, 济南,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馆。
- 5月4日 作品参加【五月风——山东省青年画家新闻提名展】, 济南, 山东新闻美术馆。
- 6月16日 作品参加【齐鲁欢歌·庆祝建党90周年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 济南, 山东省美术馆。
- 10月 作品参加【回望中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综合美术作品展】, 广东, 广州美术馆。
- 11月 作品参加【首师水墨——刘进安水墨工作室邀请展】, 烟台, 宇晨美术馆。

心·羽轻灵

——张明弘水墨风景近作解读

文 / 韩少玄

题记

……仿佛一切都被它的存在湮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唯那羽毛的丝丝缕缕在优美而高贵地轻舒漫卷挥洒飘扬，并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喧嚣骚动。

——史铁生《务虚笔记》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误解了尼采及他的思想。

不错，尼采说过——上帝死了——而我们在无休止的引用重复中也无不有着酣畅淋漓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似乎，尼采给予了我们一个可以肆无忌惮的理由，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很遗憾，这并不是尼采的本意。因为，在说过“上帝死了”之后，他不无焦虑的追问，上帝死了、该用什么继续自己的信仰？这一个尼采本人都不得不苦苦追问的问题，我们都忽视了。

得承认，于我们而言这确乎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失误。大约，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种失误意味着什么、又会有如何惨烈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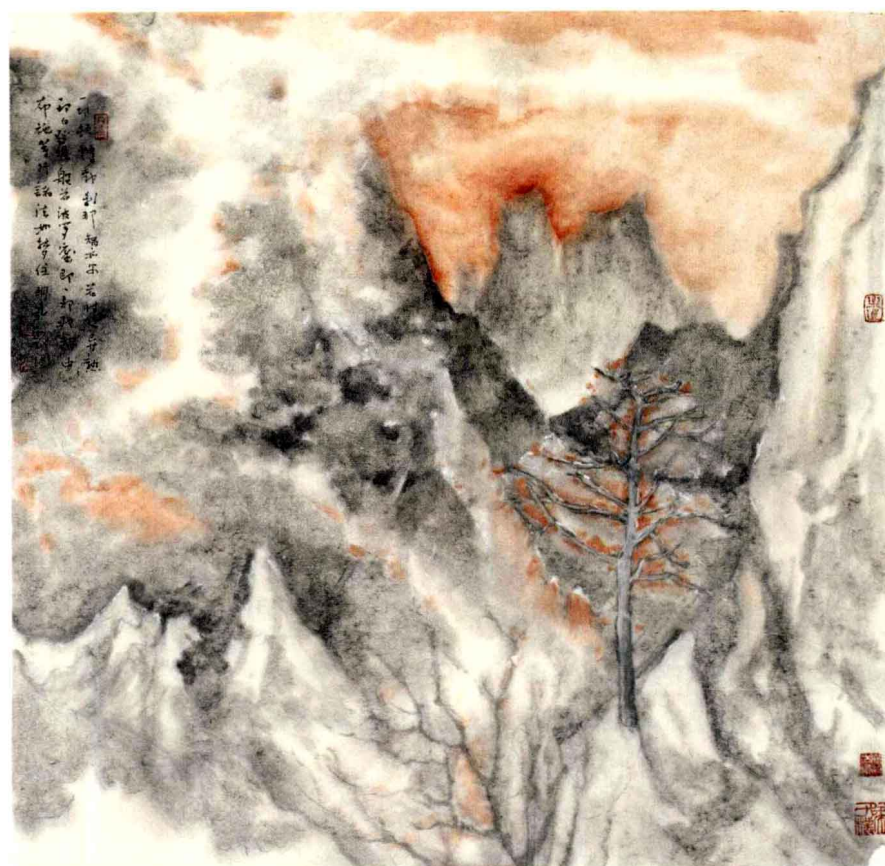
20世纪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出于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其原有的发展轨迹、也是在与西方的现代的文化艺术对话和碰撞中存在着的。这是事实。我当然不是想在这里作重复式的描述，我只是想到，正如我们对于尼采的误解一样，我们对于西方的现代的文化、艺术的吸取和借鉴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或者，有哪些误解，是本不应该发生的、是绝不可饶恕的？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如何我都摆脱不了的问题。

似乎，我关心并思索着问题，与张明弘的绘画创作并没有多少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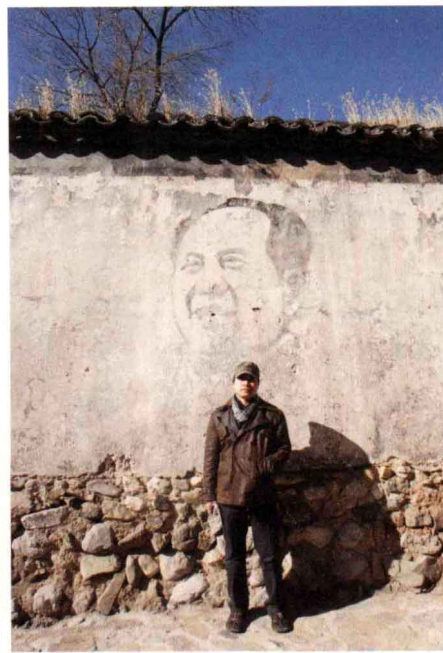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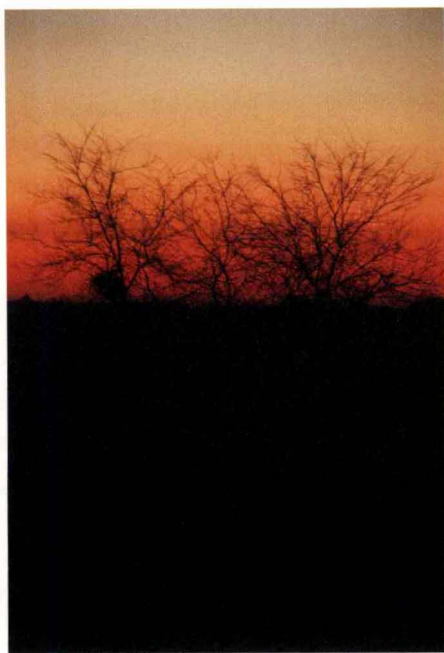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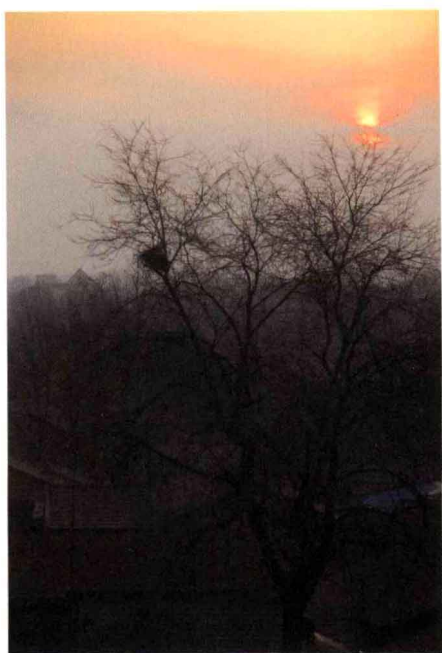
表面看来确乎如此。不过我也同时认为，其中并不缺乏内在的关联。我的理由是，如果假定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都建立在某种失误的基础上，而且这些失误又是我们当下的文化、艺术工



张明弘 唐模·水塘 45cm x 45cm 纸本设色 2011



张明弘 一切顿转 68cm x 68cm 纸本设色 2012



张明弘相关影像三帧

也应该是有价值的。也正是因为怀有这样的追问与思索，在张明弘近期创作的风景绘画里，我看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思考过的迹象。相对于某一件具体的作品，我更愿意接近它们。

三

看得出，张明弘不仅仅是一个勤奋创作着的画家，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又常常处于对艺术、对文化、对生命的思索中，有着极大抱负。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以及他的创作不是已然对某些我所认为重要的问题有所回答的话，那么我的肯定的态度是不会诚恳而且切实可信的。

问题有两个——

其一，既然西方现代文化、艺术被作为我们展开创作和评价的重要维度，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我们所缺乏的、是亟须弥补的？或者说，作为当下有着深沉责任感的绘画创作者，应该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什么？

其二，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现代性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究竟怎样才是我们应该坚守的现代性？

在这里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考察张明弘是不是对这样的问题有所回应。并且，如果这样的回应存在的话，又是怎样通过他的创作体现出来的。

不可能脱离开西方谈论20世纪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一百多年以来，在政治上我们引进了民主与平等，在文化上我们引进了科学与理性，而且还是不仅仅是引进，似乎民主与科学几乎成为了我们在某一时间进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信仰。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了这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在民主与科学所带给我们的欣喜之后，逐渐的，有一些本不显著的不和谐的质素愈来愈引起我的注意，也因此我感受到了一点点的忧虑。我知道，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有些工作并没有完成，舍此我们便无法解释，拥有了与西方同步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汽车手机的我们，却常常顽固的操持着并不能与之协调的语气和思维。并不只是我自己，大约张明弘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在他的绘画里、在他的略带忧郁的灰色里面，有着忧虑的沉思和追问。张明弘的忧虑没有进一步成为焦虑，相反的，有一些轻盈的、透明的东西慢慢浮现出来。还好，依着对于绘画艺术的细腻而敏锐的感觉，张明弘没有与之失之交臂。可以想象，在第一次与之相遇的时候，张明弘肯定是狂喜过的。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是信仰、是对于超越世俗之上的神圣之物的有爱的爱恋与敬慕。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某种程度说，我们的文